稼村類藁

八

詳校官中書臣孫　溶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稼村類藁卷十一

元 王義山 撰

啟事

謝前丞相大觀文江古心舉改官

某舊英論錄玉堂舊籍息於洪鈞遽蒙甄録拜

天年伏承賜有恭寬眷味不敢以寸丹寫之尺素

遑暇所墻而稽首仰干鐵府以攄忱嘗聞宰執之退閒

罕與朝廷之機要若稽前代有大議則諮于家迨至本
朝雖歲舉亦得而薦始者五負之限今馬三削之拘昔
乾道閒有洪景伯享優游之福三十餘載凡薦舉於朝
八十餘人覩上天拳拳於壽俊之心其初意汲汲於人
才之地今有均為舊弼俱處鄱陽佚老之地既同好賢
之心尤切矧行矣再登於台席則于然又播於化鈞豈
期嵬瑣之資先入陶鎔之造伏念某志雖刻苦材極踈
愚堪笑楊雄自分為官之拓落可憐杜老何時得路以

翺翔靖為鹺局之甲不過俗吏而已然韓鏊素守頗能
堅食淡之心況箕範所陳亦嘗聞作鹹之事不待控皈
投之請翁然稱際遇之奇人皆言舉爾所知或有知而
不舉世固有求而不得今則得於不求華哉裒褒為之
剡上彼如華老監鹽倉而但蒙學士之稱至若仲淹掌
西溪而僅得發運之薦是皆常事未是奇逢孰若玷名
夾袋之中厠跡翹材之列竊惟今世為人容者皆曰門
生詎意謭才有宰相而為之舉主因稽舊比仰企前修

李推官拒筴事之興遽見知於德遠陳榷務論鹹源之弊竟取重於雍公此皆上宰之見知正與今日而相似其如凡陋曷稱品題姓名因羈表以九霄聲價登龍門而百倍偶叨末第有慚科級之騫騰殊乏寸長深愧吏能之膚敏何所守而有廉謹之譽何所學而辱遠大之期雖先生相與者仁義之言然君子所恥者聲聞之過其官四朝元老一代宗師出處合大易之宜仕止當夫子之可巨川舟楫大旱霖雨既全濟世之功上天富貴

平地神仙復取隨時之義綴欲適午橋之樂其如勞丙
枕之思喜聞疏渥於昕廷暫屈徃臨於巨鎮眷惟湘水
重於長沙在先朝曾煩冦平仲之来於近代又辱周平
園之至第聞地狹難容舞袖之回旋會即詔還佇看袞
衣之入覲方且兼収於葑菲庶幾可備於桷榱其敢不
永堅乃心不易所守誓益鞭於駑鈍期仰荅於鴻私史
魏國除觀文每欲法陳襄之薦士趙忠簡還相位尚祈
引明仲以登朝

謝江西運副劉安齋舉職司

時安齋自廣東易節江西道由南安因致啟投

不免躁進之譏剡上乃居首選

臺幕泛紅曾依巨庇職司破白豈比常員俯陳感激之

衷仰答生成之造嘗以自昔門生而考蓋有終身舉主

之依正仲為康靖所知蒙特薦而即除中祕岩叟本魏

公之客更再世而不出他門蓋飢則傍人飽則颺去者

特世俗之常而入以事父出以事長者乃子弟之職

刿平日席如天之覆幬謂此身果何地以靡捐自誓靡
它厥監在上伏念某賦材甚短議讞非長念帝德好生
非得已而立法而人情欲壽蓋不幸而罹刑惟有寬之
一分未嘗嚴以三尺自顧夙歸於化治其如未脫於選
坑嘗愛前賢鄙甚小兒誇疾走又思今世或謂丈夫當
雄飛所以急於皈投不自知其迫切黠爾何如吾與也
取其無躁競之心由也兼人故退之亦姑示抑揚之意
匪怒伊教庸玉于成自邇來聞玉石之箴吾過矣吾過

矣如繼此背門墻之訓天厭之天厭之豈謂包荒而不
遐遺與人而不求備鵲飛三遶方嘆無依鶚薦一書首
蒙送上乃知君子愛人以德先生與言以仁以踈拙之
庸而許之以學邃文清以淺陋之識而期之以才高志
邁惟有益加所養敢云可大厥施某官人品一代之宗
師學術六經之閫奥松廳執法天家御史之不凡芸閣
分香瀛洲學士之妙選令乃以經濟羣生之手出而司
澄清一路之權嫉貪吏如嫉冦讐護善類如護桐梓可

憐鄭谷更教何處獻篇章忍使孝標飛向誰家傍門戶遂令嵬瑣復入鈞陶其敢不圖報洪私力堅素守一之為甚其可再自知取數之多二猶不足如之何尚賴成終之賜

謝兩浙運判朱尚友舉改官

京畿司筦自愧駑庸氷漕舉材濫叨鶚薦矧為他人之客易而登大賢之門難蓋紫陽一脉之傳有尚友先生者在凡經題品於黎光華嘗謂委身於人者固後進之

常擇王而事者尤大節所繫人如晏同叔范仲淹始出
其門世有歐陽公蘇子瞻乃為之客況一家之文獻又
萬代之宗師恭惟明公克肖先哲所以及門者衆願為
受業之徒尚論諸生雖今世不多蔡元定豈無高弟如
乃祖得一王力行此愚所以為摳趨而來其意實恥與
奔競者伍伏念某志雖刻苦才極迂踈初筮零陵訪濂
溪之坐處再遊横浦遡伊洛之源頭玆叨右浙之底僚
又拜考亭之的嗣凡動與師門而相值亦似於道學以

有緣比修執贄之恭獲遂升堂之願即之也温聽之也
厲不皆門外雪之嚴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又覺座上春
之滿每記賓從周之述備詳先夫子之言謂耿鎮江嘗
漕兩浙二榜在客位甚好深疾干求屬吏有政績可稱
自當薦拔矧飛輓之權既一而廉訪之地又同宜乎遵
祖訓而行幸甚為鯫生之遇蠧鹽已久偶焉儒級之登
鹵莽者多敢謂吏能之著豈堪撫字乃辱薦揚然而得
攀附於師墻難以比尋常之剡牘褒嘉得寵銘鏤奚殫

其官理學淵源吏師標準雖持餉節惟知體生財有道之辭儻進經筵又將舉誠意正心以告恪守家庭之舊卓為人物所宗以先師舉用有才之心為今日激勸後學之地遂令嵬瑣亦預甄陶其敢不益謹操修勉圖稱塞辟如為山一簣止不無資培植之功井不及泉尺寸間尚有望挈提之賜

謝戶侍劉斗巖舉改官

地官公舉素推衡鑑之精天府底僚遽辱菲葑之采拜

莫大作成之造有無窮感激之私敬以寸丹寫之尺素
蓋嘗伏讀鶴山先生之集真有前朝諸老之心欲以司
馬公之薦士編與夫呂文穆之夾袋冊范正獻之掌記
陳密學之薦章曾文靖公議之雌黃虞忠肅翹材之紀
録梓而成帙名曰達賢因以知士夫行已用世之方亦
且見先正為國儲材之意不圖今日復見古風然而所
舉之非賢或者夫人之得議伏念某雖無學問頗識廉
隅讀孔門舉爾所知之辭當安定分佩伊川求者不與

之戒寧事躁圖自宜甘恬退之常豈可為奔競所化嘗攷古人之汲引非如後日之干求舉安世者以不通書薦紫陽者未嘗識面今乃頗移於素守至於無恥以自媒豈知世有歐陽公蘇子瞻乃為之客人如晏元獻范仲淹始出其門固自慚人品之不同然景慕師尊而則一不待控皈投之請居然蒙特達之知嚥然褒為之價重何所有而獲鄉閭推予之譽何所長而辱器識端重之稱雖先生相與者仁義之言然君子所恥者聲聞

之過其官道尊斗仰望聳巖瞻司徒兼五教而敷豈專
曰利宰相由左遷而進斷自此升匪伊峻黄扉紫閣之
遷方且兼赤箭丹砂而取遂令庸瑣例辱甄收其敢不
永堅乃心不易所守誓益殫於駑鈍圖仰答於鴻私劉
華老薦堯俞皆一時之遴選王巖叟事魏國雖再世以
蒙恩

謝刑侍檢正常蒲溪舉改官

鹾曹竊藕稍自愧疎庸宰旅薦材誤蒙甄録拜春風之披

拂大夏屋之帡幪感刻肺肝恩淪肌骨敬以輪囷之藴
寫諸竿牘之中竊以本朝奏舉京官無一定數淳熙台
詔歲額止七十員艱哉一改之難必也五削乃可此一
職司與四常員之舉在諸選人為再及第之榮不惟通
籍於金閨亦可進班於玉筍合此最上浮屠之顛真有
願人成佛之恩儻或一簣之虧安有寸階之望伏念某
志雖刻厲材則迂疎自航宦海以來尚阱選坑之苦少
不如人今老矣空嗟歲月之蹉跎道之將廢如命何徒

重事功之慼慨賤甚鹽人之職鄙哉俗吏所爲每思斥鹵之司實任煎熬之責幸韓蘊頗慣粗能堅食淡之心矧箕範所陳亦嘗聞作鹹之事因仰思於先正固有屑於是官莘老監衡倉而得學士之稱仲淹掌西溪而蒙運使之薦至若陳榷務論鹺源之弊亦取重於雍公李推官拒筴事之興且見知於德遠遂啓覬覦之想仰希造就之仁冐然力抗於月忱或者俯垂於青盼離鷙鳥之羣而騰一鶚莫難五刻之齊詠騶虞之什而發五豝

豈謂一朝而獲何所能而謦之以學力雄贍何所養而許之以性姿粹明燁然衮褒為之價重其官宏深而肅括愷悌而慈祥念惟内惟貨惟來當審克者有五事而庶言庶獄庶慎戒勿誤者凡兩云深懷以辟止辟之思能致聽訟無訟之化至於以宰掾而通知三省之政以銓曹而公持九品之衡匪伊峻黄扉紫閣之遷亦且兼赤箭丹砂而取詎期庸瑣例辱陶成其敢不永堅乃心不易所守誓益殫於駑鈍期仰答於鴻私諸侯薦人與

之諸侯大夫薦人與之大夫大夫固無是事衆人遇我報以衆人國士遇我報以國士敢負此恩

謝浙西提舉倪放齋舉充文華科

初舉改官削至舉員已足遂繳回改舉

斗下光芒企晁董倫魁之彥天邊剡薦玷游夏文學之科方自慚錦卷而還忽又拜衮褒之寵感甚一之而至再難乎二者之得兼輒陳狂斐之章端寫輪囷之謝啓即薦舉諸科而論無如文華兩字之榮必其人之卓犖

英奇與所學之汪洋磅礴自先秦以來未見之典籍何書不貯於胸中由柳開而下一變乎繪絺其筆獨追乎古作夫然後可以當士衡作賦之譽可以擅孟堅摛藻之名必若而人乃預兹選豈應庸瑣亦忝薦揚伏念某以老門生逢舊座主詞非明水誤為陸宣公所知文不阿房嘗辱吳武陵之薦昨者偕中於竿牘初非求售於門墻有此殊知居然送上自惟凡陋已叨五鶚之齊飛又拜吹噓幾若六鼇之連掣幸合浮屠之額遂還合浦

之珠緇衣宜改為兮荐辱品題之賜黄裳文在中也愧
無綴緝之長況造物所忌者文人之名而聲聞之過者
君子所恥少年氣壯固嘗夢李白之花老去才慳似有
奪江淹之錦試以昔人而攷孰擅宗工之能合二晉而
言惟陶淵明歸去辭自三代而下獨諸葛亮出師表至
若范文正岳樓記不能免小說之譏韓昌黎聖德詩猶
且議少時之筆以郭公甫過錢塘所作而或謂其七分
是讀以蘇東坡記寶相之藏而或謂其一字未安不知

明允者疑短於詩妄議子固者欠工於韻如此而俾膚
淺之學預著作之科是凡物而儕之鳳麟下乘而埒以
騏驥詞林之雋非一條氷人物者不能館學之需必五
色雲科名然後可其官道任天下之重身為人物所宗
謂董試別闈曾放此人一頭地之出豈掄材當道不思
昔時好脚跡之稱方且推廣盛心奬進後學遂令弱質
例拜美褒然而華藻之勝者實意之衰辭語之工者世
道之薄某惟當講求至理剥落陳言文章於道未尊敬

誦后山之句科舉之外有學當求挺之所云

謝湖南憲胡顒齋特薦八士

舜闢四門丕闡招徠之道周有八士例蒙吹送之恩昔
已叨一紙之春風今遂成兩章之秋月滌身受賜拜手
脩辭恭惟嗣皇纘服伊始明詔百辟求賢為先咨爾三
事大夫凡我有官君子各欽乃職爰舉所知其培植人
才則有取乎咸平之初其涵養士氣則景慕乎淳熙之
盛大者光明俊偉小者正直靖共南山有臺北山有萊

聖天子既旁搜而博采大木為棟細木為桷賢宰相又
並蓄以兼收盛哉古風見於今日某癖惟嗜古樣不入
時每思父生師教之身當佩聖經賢傳之訓惟知朴實
人每指其迂愚粗守廉勤已何求於知遇誤蒙甄録特
與吹嘘豈期牛馬走之微得兼魚熊掌而取以木強之
拙而許之以操守甚介以膚淺之愚而予之以才學俱
優燃乎華衮之褒寵甚緇衣之意辱知固厚揣分奚堪
雖公舉非私僉謂可齊於元凱然謭才有愧恐難並美

於隨騶其官廣大包之量以容人持謙柄之平而稱物凡薦皆方廉恬退之士張忠定之知人所引多公正忠厚之流韓魏公之報國遂令嵬瑣更入陶成其敢不思稱所蒙益堅此志誓不移於素守期無負於殊知大臣法小臣廉當體父師之誨鄙夫寬懦夫立願堅節操之持

謝湖南倉李亭山舉從仕郎

烏幕綴員萬問廣厦羈書薦士一日九霄過蒙特達之

知不啻生成之造謹憑尺素歷寫寸丹嘗考自職令之
制肇始於建隆而選人始定於舉員自職幕之薦申明
於景德而選人尤嚴於舉主所以三紙關陞之限有甚
五削班改之難於是契好綢繆夙昔有舊者其舉曰私
親故干求彼此交薦者其舉曰互挾貴而問者蒙劫舉
之誚惟賄是求者成鬻舉之風曾未若器之為涑水所
知其交以道仲淹本元獻之客所薦則公不圖古風復
見今日然必須於名勝始無玷於品題苟非其人或得

而議伏念某一燈辛苦四舉閻關雖王嗣宗為狀元幾在臣勝矣之列柰楊大年典貢舉巧為丕休哉之辭大廷之親策謂何公道之晦冥甚矣然科目特一時之擢若名節乃大義所關惟自勉於此心求不負於斯學幸甚泛芙蓉之水盎然先桃李之春冀北之野非無良乃從隗始湖南之幕固多客誰在王前何所學而與之以文博殿廬何所取而稱之以評重鄉國銳其進必速其退豈肯由捷徑而行遠乃猷斯裕乃寧敢不佩昔人之

訓細味褒揚之寵大非庸瑣所宜某官玉振而金聲準平而繩直道家蓬萊老氏藏室遍躋華要之途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盍掌絲綸之命仍借庚臺之重尚持使節之光漸漸之石維其高不憚岳山之峻皇皇者華遺以禮廣為楚俗之詢遂使鰥生獲歸鴻造某敢不益堅素履仰答盛心舉所知舉所不知幸遇大明於公道觀所主觀所為主尚期無玷於師門

謝湖南憲王學可舉縣令

烏幕贊員托萬閭之廣廈鴻鈞播物同一氣之陽春曾微寸善之可勝乃辱殊知之甚腆渠身拜賜稽首修辭嘗攷建隆景德之間最重縣令幕職之剡其始則舉員之定厥後則薦主之嚴昭然定法之垂皆為選人而設所以三紙關陞之限不齊五削班改之難於是急於求售者掃舍人之門不以為羞速於嗜進者上宰相之書不以為恥曾未若內舉不辟外舉不棄者為大公為至正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者非苟合非苟容然須得於名

流始無愧於僉論茍非其稱或得而譏如其者讀書不多聞道最晚一燈刻苦宋宗之窓未雞四舉閻闌禰衡之薦屢鶚晚方未第殊負夙心雖王嗣宗為狀元幾在我勝矣之列李楊大年典貢舉巧為丕休哉之辭大廷之親擢謂何公道之晦冥抑甚然科目特一時之耀若名節乃大義所關挈來泛於紅蓮敢濫叨乎翠勺既有出門下之幸何啻送天上之榮氣剛大塞兩間於直諒乎何有文昭回飾萬物豈藻麗之敢言愧經畫之罔功

於賢勞而有愧感甚綉衣之造煃馬華衮之褒揆分僥踰撫衷感激其官其業則大科異等為今之命世真儒周爰咨度周爰咨諏夙重騏駰之遺雖速我獄雖速我訟肯容雀鼠之奸然且以收拾後學為心以主張斯文自任遂使至微之嵬瑣亦皆獲囿於陶鈞其敢不永佩作成益堅稱塞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既已辱於殊知凡號門生不知恩非人誓不忘於大造

代謝判宗趙庸齋舉縣令

大宗維翰鳳欽麟趾之英先生與言遽拜䲭書之寵喜
踰所望感極而慚嘗數淳祐之正人伏讀庸齋之奏議
其忠勤懇切其議論和平言三老則自李而徐皆當世
之典刑薦八士則由蔡而年俱明時之洪碩或比之精
金美玉或譬之鏌鋣干將或以其真見深識而有靈蓍
神龜之稱或以其高蹈遠引而有景星鳳凰之譽以節
槩聞者指為銀山鐵壁以廉潔著者目為玉壺氷清以
良藥妙劑比有用之才以寒松勁栢言特立之操方今

邊塵烽火人物晨星正需若人與吾共事列之侍從則可以謀王斷國坐之廊廟則可以致君澤民亦猶王文正再剡二十人如王曾呂暨諸公皆重望陳古靈一纂三十七自司馬韓維而下總名流必得斯人不負所舉豈期凫瑣亦與陶鎔謂有可以薦揚初不間其微賤其箕裘是襲鉛槧非工共伯氏之一燈妄希遠業充嘉賓之三賦思續前功偶因延賞以入官聊復司征而竊祿豈謂不遺於一介乃蒙送上於九霄職業罔修有愧吏

能之敏甚詩書粗習孰云儒藻之燦然得之若驚何以克稱其官朝廷元老海宇儒宗其學尊主而庇民其才開物而成務道原深造孔門君子之中庸封事屢陳漢室宗臣之忠鯁粵自立朝之後凡幾告君之章或歷歷乎排奸之辭或懇懇乎括田之奏憶昨歲逢於己酉時維日食於壬寅舉世莫不憂危滿朝類皆緘默惟公蹇蹇而諤諤其言炳炳而琅琅且謂其本在明德新民其要在復古修政戒私欲而植公道屏陰濁而扶陽明五

鳳大始之遇災而責身元嘉大興之因變而知懼治平
不知去奸而釀成王氏之禍建始無以應天而屏棄李
膺之賢凡空臆而盡言皆愛君而憂國不得言則去累
三十四疏而告歸迨更化之新奉尺一詔書而復起天
下所望以為相聖主方喜於得賢豈惟履上於星辰自
合功成於霖雨入辭禁闥中宸隆簡注之深糾正宗支
外邸賴典司之重使磐石犬牙之益固即甘泉豹尾之
催還猶收籠底之參苓增重墻根之桃李是雖晚出亦

辱殊知其敢不刻以品題勇於砥礪仲由可宰千室邑
此時辱刲於公章荆州不願萬戶侯曷日得依於此地

代謝淮西帥李愛梅辟幕

慕李膺之名宿已懷於皈向起袁安之卧今獲囿於陶
成慚非佐幕之才端出轉鈞之造輙陳淺陋少叙輪囷
竊以烏大夫鎮河陽首搜羅於温造裴晉公使淮右先
招致於昌黎或隆禮而聘孟容或下車而辟文舉皆所
以極一時之盛選為多士之偉稱恭惟帥閫之尊盡護

邊隅之廣為九重開大幕府選羣吏如小朝廷必謹揀於其人始無玷於所職孰云庸瑣可備使令伏念其學本闊疎志雖刻苦鋪盡光陰於紙上空懷抱負於胸中少也燈窗辛勤萬狀老於場屋蹭蹬一官自慚樸樕之微又迫桑榆之景然功名未了每思據馬援之鞍矧膂力尚强猶幸健廉頗之飯雖年少未容多遜況晚節尚有餘香第素無婉畫之能又邈在窮邊之所入黃茅之鄉而作從事已是浪遊泛紅蓮之幕而為元寮茲蒙炯

上最是東安之為郡係乎北鄙之要衝非智謀若子儀曷副典籖之選必文章如杜博始堪記室之除處以非才難乎善後其官道兼文武學貫古今建籌邊樓智略出文饒之上陳破敵策規模有伯紀之風不特江淮為之知名將使沙漠聞而破膽佇看金湯之固入調鼎鼐之和況藉甚季方又世龍門之科第而謭然仲子得聯鴈塔之姓名惟知修屬吏之恭非敢叙同年之好其敢不力圖報稱勉效馳驅望蜀岡之高地之相遠促齊丘

之戌心以為期

稼村類藁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稼村類藁卷二十五

元　王義山　撰

啓事

除架閣謝平章賈秋壑

司笑何官敢望玉班之綴轉鈞有造濫叨金耀之榮拜

上公特地之挈提俾生意忽春於老朽輙屢子墨瀝寫

寅丹嘗考我朝故府之儲率皆當代英游之選或以郎

曹而領是為要路之津有杜起莘蘇買務而除是官若李公浩以教授而擢是職蓋名公鉅卿自此而升非耆儒宿學不在玆列未聞尾瑣而可躐遷伏念某大欠讀書何為末後問闗四舉硯雖鐵以亦穿忝竊乙科選如抗而未脱鄙甚置身於鹺局難乎奮迹於宦途分甘為拓落之官夢不到清華之地負材膚淺凡事皆韋補而為處世迂疏此輩當髙束以俟果何補於實用徒爾贅於明時黄蓍褭䝉自笑驥車之服紅蓮依幕嘗為鷲

輩所蒙翻成不了之痴兒倍費曲成於元老遂令全璧
罔有微瑕第虞未贖於舊愆遽辱特頒於新渥載惟主
會文字之任將以培植館閣之才若稽漢世之官則為
掌故其在周卿之屬是謂司書伊所任之匪輕非其人
則不稱敢期庸謭獲玷選掄貯筍腹空未易究挿籤之
軸看書識淺誰能閱盈几之文始聞命以戰兢終佩恩
而感激真為奇遇曷報隆知其官為帝者師任天下重
函三為極一身撐柱於乾坤明兩作離双手捧擎於日

月有功再造與國同休其任恩怨則王文正之明其抑僥倖則杜祁公之勇尚爾兼収於嵬瑣使之各效於走趨某敢不仰稱陶鎔益思勉勵謹藏都籍惟當守周益國之言不出他門願終作韓魏公之客

除架閣謝叅政章杭山

成事别頭已拜品題之造升華故府又蒙拔擢之恩項踵皆出我公際遇無如今日敬憑子墨灑寫寅丹故嘗考官制於我朝以此待當時之名士或以郎曹而領是

為要路之津繇買務而除則杜起莘之在京局自敎授而擢則李公浩猶是選人苟非其才不在玆選未聞尾瑣而可躐遷伏念某為學荒唐負才淺陋四舉問關於場屋一生辛苦於燈窗當蘧伯玉四十九年始塵末第得杜少陵千萬間庇可託終身豈期不振之蹤屢有非常之遇曾未踰月已叨五鶚之薦飛甚至溢負幾若六鰲之連掣縉紳爭詫鄉里共榮靜惟厥由伊誰之賜其窮達不在命而在化筆其主宰不在天而在大鈞端

有機緣倍費造就載惟主管文字之任將以培植館閣之儒若稽漢初已有定法必經術兼通者方補是闕必文書遍睹者乃典是官腹不笥經未易究揷籤之富眼非烔月豈能盡盈几之詳非老師特地於提撕何生意復春於衰朽如父母愛其子恩斯而又且憫斯縱天地生此身覆我者不能載我蓋坐門墻之舊此通今古而然未有若茲備極其至某官正心誠意之學調元贊化之才禹成功皋陶矢謨參預政機之密周為師召公相

右佇看揆席之新凡羣才均在於蓄收獨弱質荐蒙於
成造其敢不恪共乃後無負所知小子無取材幸囿師
門之甄録參政行且相尚祈化冶之陶鎔

除架閣謝樞密陳靜觀

仰北斗之魁曾依龍榜轉東皇之造又入鴻鈞自惟至
陋之謏才乃俾濫司於故府感恩踰分揣巳增慚嘗考
國朝金耀之藏是乃人物珍儲之所或以郎曹而領賓
為輝路之津盖名公鉅卿自此而升非老儒宿學不在

茲列末聞尾瑣而可躐遷伏念其學海漚如士林芥爾塲屋間關於四舉殿庭忝竊於乙科堪笑揚雄自分為官之拓落可憐杜老何時得路以翺翔猶記殿上一聲雷繞之時嘗有日下五色雲呈之瑞廷試進士第二已豫為陳福國相業之覘吾榜得人最多深有愧王文正德量之重多少慶青雲之得路孤寒尚黃箬之裹鹽惟知安汚濁之甲何敢作清華之夢至若主管文字之職將以培植殿閣之需周曰司書漢為掌故必得博古通

今之士以儲諜王斷國之才蓋所任之匪輕非其人則不稱每自慚於猥瑣獲濫玷於選掄貯笥腹空未易究揷籤之軸看書識淺豈能閱盈几之文儻非力賜於品題馬有殊常之遭際靖惟庸陋端出甄陶彼李絳薄待年生且恐發四海偶同之語如昌言已居樞府猶不忘衆人會飲之懽皆我公念鴈塔之題俾小子忝鵷梁之處其官科名晁董學問顏曾張樞密督師正賴運籌於帷幄司馬公入相行將對秉於鈞衡然猶兼取於桷榱

亦且不遺於對菲遂令凡陋獲預蓄收其敢不仰稱作成益思勉勵聚聿雲閣每觀壁記以有慚望紫薇垣肅拜台躔而知感

對移謝平章賈秋壑

余在京幕時福邸為大宗正行下臨安府追寧國府黄貽慶為一宗室告其罪余適當筆擬牒寧國府追解廟堂以不合不申聞朝廷擅行追解覊管人一日劄下漕司者五令具析至有不

有朝廷脫誤大尹之語此蓋省吏借此攻京尹
且宗正司行下不言黄貽慶係覊管人京尹申
廟堂乃知元據出於余之筆都司擬吏罰行官
合不降罷蒙平章判云王帥僉乃一好儒者特
免降罷罰如對移以此啓謝
謭才佐幕自速譴尤大造轉鈞遽蒙寬貸小吏圄存全
之地上公真溥濟之天恪修駢驪之辭敬展輪囷之謝
眷惟天下之事千里之謬其失在一差古人所言九州

之鑄亦難成此錯刋大府剸繁之劇以迂儒贊畫則疎小有材者當之不敗事者鮮矣伏念其一寒自守百拙無庸非元甫其人安有精簡牘之譽乏子韶之識豈能免胥曹所欺偶因閲訟牒之間豈料為奸言之惑亦縁潦草誤認黄花自謂孫官烏敢肆幕中之辨無端鶩輩類皆藉紙尾而書明審之意謂何鹵莽之過兹甚用違是訓而誤庶獄昧周公立政所云不察其差而從偽辭背安國吕刑之釋本亦無心之過初非有為而然詎令

宵人致誤大尹輒追械士廉于獄孰不議渭州部署之
專重羈置冷清之誅要必待開封推官之奏居然執筆
敢爾移文誤以羈管而為編管之人輒因具析而控辨
析之悃君子之過如日月敢借為書生緣飾之辭王者
之法如江河尤幸遇元老奉行之恕不特免譴訶之責
反過蒙獎拂之褒保全待制不降官盡出范文正之力
對移指使便執挺當遵朱夫子之言縱使糜捐亦難報
稱其官手扶日轂功蓋坤維以一身佩吾國之安危為

斯世作人才之宗主正心誠意致知在格物四書已久
於用工尊賢容衆嘉善矜不能一物不令於失所大矣
更生之恵甚於再造此身其敢不痛改前非力圖今是
雷雨解赦過宥罪既能體九重欽恤之心天地泰包荒
不遺其敢負洪造曲成之賜

對移復職謝平章

書生罪重山岳為輕元老恩深江河尤淺其青氈之復
舊拜洪造之又新稽首修辭矢心推謝嘗謂親之於子

豈專事於鞭笞天亦何心特有時而霜雪蓋皇極無棄人之理故大易著宥罪之文有能自訟其非可在赦過之列伏念某強名曰士大欠讀書半生刻苦於燈窗四舉問關於場屋殿廷覆考幾於續王士則之甲科臚唱傳呼幸爾玷蘇子瞻之乙選少已在不如人之境老猶有未了事之癡箱紙尾而書未免犯昌黎記藍田之戒取案牘而閱悔不學歐公處夷陵之時偶因訟牒之緒遂為胥曹所惑樊可範自壁山而敗本是勒停之廢人

郭忠恕有乾州之羈何乃擅離於貶所皆幕府不加於
詳審在廟堂難已於施行雖罪在必誅豈虛辭之能飾
然過猶可改患無路以自新仰惟元台又一大造謂衆
人欲殺其誰有意於憐才況一夫向隅豈忍滿堂之皆
笑姑從薄罰且辱殊褒葢蒙稱奬於他人者未足多而
經品題於宗工者豈易得學如介甫猶難當純儒者之
稱文不蘇洵何以得老秀才之譽自惟庸瑣有玷揄揚
載惟已換之頭銜仍舊本來之面目爰籲鈞天而請果

蒙化地之憐師古復為故官敢忘後戒杜牧得洗前過
盡拭舊痕雖叢百喙之多難述寸衷之感其官三代良
佐六經老師再乾坤開闢之勲一宫府平明之體爵馭
貴禄馭富惟徇乎公靡徇乎私功疑重罪疑輕寧過於
厚無過於薄謂小吏既知於循省則公朝當示於寛洪
某敢不勉自操修力圖報稱過也如日月之食深有愧
於斯言復其見天地之心誓不忘於此德

光岳書記改辟行在羅場謝京尹趙常庵

邊幕賛籌翻思鑄錯京畿司糴多謝轉鈞敢覬望於斗
升冀躋攀於分寸捫心知感稽首修辭伏念某爲儒而
迂聞道也未四舉斫廣寒之桂一日看長安之花方陛
對直言司馬公亟稱其入等奈書生薄命歐陽子不放
其出頭雖自甘甲第之甲猶幸玷乙科之選亦嘗究心
理學奈莫窺程氏之涯妄習詞科未免爲紫陽所薄獨
鬱鬱其誰語將皇皇乎何之問選此來殊左其計不善
巧圖於暗闕妄求賛畫於光山誰推以柳易楢之心遂

起得隴望蜀之想爰即師門而歸向仰祈化治之陶成乃蒙吁寒谷之春無復有窮途之嘆載念羅場之設均為京局之榮如茨如梁乃求千倉喜遂大田之穟為酒為醴以洽百禮釀成萬戶之春然而筦庫之司純乎近利理財之職易以賦人幸於理欲以精明粗尔公勤之能守却胡奴之米寧羨滿船畏老婢之驚肯甘媚竈嘗謂真卿未必有乞米之帖每思淵明何嘗作山飯之詩侏儒飽而臣飢鄙哉不恥瘦妻僵而子仆久矣安貧吾

腹寧有殷其雷之聲此心頗慕揚之水之潔然亦當為之事初非有冀乎名況辱在于門墻盍愈堅乎節操其官躬所履者粹庵以常而稱一康徹底之清無波止水萬變不移所守勁草疾風自司尹正以來惟尚仁者之政肯如仲郢肆為彈壓之威每笑表安一切嚴明之治邇者民食頗艱於回斡都人正賴於撫摩惟公軫惻隱之心凡物囿生成之賜思由已飢思由已溺既廣推拯救之恩予欲汝翼予欲汝為行即任賛襄之寄方此搜

羅於人物俾之奔走於事功遂使庸凡例蒙甄録其冣不恪共乃職圖報所知對日月之清明稱緇衣之改造元戎自辟而命於天子既獲玷於使令國士待我而報以衆人是有辜於眷遇

辟鹽場謝丞相馬廷鸞碧梧

掄才別省夙蒙衡鑑之公司筴京畿端出陶鈞之造等莫大挈提之賜再此生覆載之恩爰瀝寫於寸衷敬摳趨於文席伏念某士林芥爾學海漚如文不阿房曾辱

吳武陵之薦詞非明水誤為陸宣公所知論無東坡言
刑賞忠厚之至而以有學力批策無紫陽為國家措置
之長而以識時務取非假朱衣點頭之力且免紅抹勒
帛之羞非蒙青眼之品題必致白首之淹困嘗以自昔
門生而考類皆委身座主之依就中書而見者有好脚
迹之稱為宰輔所期者有傳衣鉢之語固自知其非稱
姑輒誦於所聞矧厄於仕路之崎嶇亦甚矣選坑之沈
陸可憐杜老何時得路以翱翔堪笑揚雄自分為官之

落拓誤辱知於京尹蒙剡上於辟書倘非念壬戌之陶
成又安有甲寅之報可顧惟鹺局即古鹽人柰征筭非
長未慣通於齊筴幸廉勤粗律頗能守於韓虀肯令嘆
起於蕨甜當使詩歌於箬裹其官弘深而肅括恭懿而
惠和皐陶入相而矢謨協贊雍熙之盛召公居右而安
保共圖寧敉之勲雖勇為緑野之遊猶念及蒼生而起
憶昨首南宮之選衆皆以台輔而期若稽本朝厥有先
正歐陽公晚躋政府范景仁位至端明名雖冠金榜之

題身未到黃扉之地惟王沂國嘗魁禮闈韓魏公以德器深厚推其賢王文正以進退詳明稱其美槩以我公於前日同乎當代之名臣然且開衆正之路杜羣枉之門大布公於斯世名一藝者庸占小善者録無不遇之棄才其取數已多撫衆知感審傳説之象喜再覩調和鼎鼐之新舉膠鬲於魚深有望造就門墻之舊

辟新喻令謝邵守李將高

登李膺之龍門未諧披覩飛王喬之鳧舄實出吹噓以

言介紹則無又匯趨承之舊拜手讀箋天之炤鞠躬懷
伏地之慙嘗謂端叔從東坡遊乃門下士師魯就仲淹
辟本幕中人此皆舊知未為美事俱未若孫中丞汲引
何待呈身王公旦薦揚豈皆識面不待既見之後無非
相與以心曾謂今時有此奇遇伏念某士林芥爾學海
漚如場屋間闈偶玷昌黎之四舉殿庭叨竊濫厠穎濱
之乙科昨再調於銓曹俾與聞於讞議與運使爭疑獄
何敢希周濂溪辨南安之囚微司理幾誤人竊有志王

保衡平許州之寀豈特寬之一分而已未嘗嚴以三尺之苛詎意誤蒙部使者之知兼辱賢太守之遇謂縣令乃承流宣化之職惟君子有學道愛人之心不量宰邑之非才乃以薦書而特辟叨踰甚矣庸謬奈何載念渝川舊為壯邑憶昨曾遊之日正值承平之時硯匣生塵丈書簡寡古聽無訟田里相安夫何比年以來豈勝多事之嘆得非人不潘岳不能種河陽之李學不子賤不能鳴單父之琴矧當困弊之餘尤費爬梳之力辱使令之

備至懼駑鈍以難勝其官傑然為當代所宗見者謂名父之子問學如長江大浸滙而成淵材器如龍泉太阿爛然燭斗自合首班行而立豈宜躬州縣之勞而乃唾視九遷之榮廉取一麾而出清江碧嶂暫焉森晝戟以凝香金馬玉堂行矣取青毡而出色尚念凋殘之邑可無經理之材遂使踈庸獲叨委寄其惟當力推行於所學期無負於斯民以慈祥愷悌之心集安靖和平之福雋令尹之政非所願聞好官員之稱敢不自勉

江西道儒學提舉謝叅政王允中

鶚泮備員久甘獨冷鴻鈞播物詎意先春是雖拔一士於尋常然實關一道之觀聽此第一義已快衆心粤從判三極以至今未有捨六經而能國葢以其文可以經天而緯地其學可以尊主而庇民可以為大造立心可以為生民立命可以為前聖繼絶學可以為萬世開太平在昔成周設大司樂謂秀民難與凡伍故當時掌以專官迨夫王化之已漓甚矣人才之不古戰國之士皆

於客乎取兩漢以來出於吏者多唐所尚者辭章宋亦
從而科目斯文弊矣而國隨之仰惟明時嘉惠多士於
各道而置提舉俾善類皆有宗師伏念某學海漚如士
林芥爾四舉斫廣寒之桂一日看長安之花自甘落拓
於官途敢意超躋於朝列國子先生入太學慚無訓導
之功吳興弟子多賢才愧乏作成之力曩者重來於黌
舍幸而粗穆於輿言人不履常而乃任徐州之教貿非
安定豈堪為湖學之師彼蓋為旦評之所推所以歸鄉

校而無愧老夫雖耄先民是程顧何修等而上之蓋靡
不自此升矣有是遭逢之幸盛哉特達之知其官以身
載道而南其名如斗之北自生民以來所未有之感為
大江之西不恒覯之官有一飯三吐哺之謙無諸侯不
揖客之傲續斯文於將喪嘘吾道於既灰遂使疎愚亦
蒙甄録某敢不益堅素志圖報殊知委中書選差儒官
蓋不輕於卑職令運使提督學事深有愧於非材

差教授謝參政賈鹿泉

杏壇絕響誰主斯文薇省銓材又新吾教上欲接諸儒
於沉往下焉行一脈於方來此為何時而暇斯舉敢以
寸丹所蘊寫諸尺素之中嘗謂道不常如三代以前之
時天必預擬一人以當其會因以大賢出處而考莫難
吾道絕續之交漢創業以來使無伏生者出宋渡江而
後不有尹惇其人則天下後世不復知有典謨之書而
經生學士於何而求義理之說此天地國家所寄命非
章句口耳之謂儒矧今下車訪箕子之疇說書無陸賈

之輩倘我公之不作將道統之焉歸當今舍我其誰惟
一孟氏生民以來未有願學仲尼使六經諸子復見於
今而三綱五常不墜於地此真有大造於斯也所謂障
百川而東之伏念某為儒而迂聞道也未試文場屋至
四舉以方成對策殿廷居乙科而有忝知科舉之外有
學愧道德之負初心頃繇薄官以來頗為諸老所許國
子先生入太學嘗粗見之謂明吳興弟子多賢才今又
私於淑艾其官超世俗而立於獨負名教而責之身為

大造立心為生人立極為前聖繼絶學為萬世開太平嘗愛横渠此言似為皇王而設豈圖嵬瑣獲囿甄陶其敢不仰體殊知益堅素志傳道授業解惑愧無韓愈之能博學審思力行益廣子思之教

代謝江西倉趙端齋辟正將

辟書上達愧無韜略之長成命俯頒俾服戎行之役僥踰已甚跼蹐靡遑輒陳竿牘之恭仰荅鈞陶之賜竊考將員之置聿自元豐以來合西北而論則九十二人即

東南之區亦一十三將至若獨員之制列于各郡之間
此又乾道之初特從密院所請皆所以整齊卒伍燀耀
威靈或以其沈毅而善謀或以其剛明而能斷或虎頭
燕頷而有封侯之相或龍韜豹畧而有制敵之謀或工
於訓練而紀律爲之精明或長於擊刺而器械爲之犀
利豈有名爲舉子號曰書生素無武略之長俾任師干
之寄蓋以柳渾儒士乃深識於戎情元凱文場且兼稱
於武庫富弼畫朔方十二策仲淹有胸中百萬兵余襄

公平廣右之鑾虞忠肅奏江上之捷圍棋而勝者謂之
能鎮服長嘯而却者謂之有籌謀橫槊賦詩者稱一世
之雄憑鼓草檄者激諸路之進讀左傳於延安方戰之
時才當八面序春秋於吳冦始平之際者凱奏九重是
皆博古通今故能運籌決勝豈應庸瑣可副馳驅如某
者累舉無成寸長奚取念至危者軍旅之事可輕付於
章句之儒嘗慕叔子之風相從緩帶恐為高瓊所誚何
不吟詩顧羽檄之交馳嘆毛錐之焉用其官道高而立

於獨氣大而養以剛望其英標凝然泰山喬木之重提
此文印鑑乎黄鍾大吕之音以平易近人處心以忠
恕不違道為學曩者嘗居於朝著胡然出守於侯藩雖
白鷺青原良以賢刺史而重然玉堂金馬正需真學士
之除既政最之上聞宜綸音之促覲乃蹴恩於北闕仍
秉節於江西帝曰欽哉召伯之棠陰未改民亦勞止中
丞之轂羅疇咨矧今十一郡赤地之餘甚矣億兆衆倉
生之困朱文公之使浙首拯流民趙清獻之治杭亟推

荒政此今日之急務亦先生之本心豈特為一路之福星行即溥四海之霖雨猶念邊隅之警預思將畧之難方碧油幢下之需才惟先所急豈白面書生之不武可厠其間自慚么瑣之微獲在使令之末㝷敢不益求刻勵勉副提携幕府開而所辟皆儒既獲備董戎之列天下危而注意在將尚期殫報國之忠

稼村類藁卷二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秦泉

謄錄監生臣李天相